

红十八师突围记

HONGSHIBASHITUWEIJI

彭湘臣等著

星火燎原全集普及本之四

解放军出版社



星火燎原

全集普及本之四

红十八师突围记

解放军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 I P) 数据

星火燎原全集普及本之四·红十八师突围记 / 彭湘臣等著. —北京: 解放军出版社, 2009

ISBN 978-7-5065-5969-0

I. 星… II. 彭… III. 革命回忆录—作品集—中国
IV. I251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2009) 第176730号

书 名: 星火燎原全集普及本之四·红十八师突围记

作 者: 彭湘臣 等

编 辑: 施 雷 等

责任校对: 吴信尧 等

出版发行: 解放军出版社

社 址: 北京市西城区地安门西大街40号 邮编: 100035

电 话: 66531659

E-mail: jfjwycbs@public.bta.net.cn

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

印 刷: 北京东海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A5

字 数: 238千字

印 张: 8.875

版 次: 2009年9月第1版

印 次: 2009年9月北京第1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5065-5969-0

定 价: 19.00元

(如有印刷、装订错误, 请寄本社发行部调换)

前 言

呈现在我们面前的，这一卷卷堪称共和国红色家谱的经典，无声地告诉我们，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没有一个人民的军队，便没有人民的一切。撰写这部鸿篇巨制的，是一大批久经战火考验、意气风发的开国将帅。翻阅书中一幅幅身着将帅服的作者照片，看他们曾经是多么的年轻！诵读这激情澎湃、掷地有声的文字，看他们的战斗经历是如此艰苦卓绝、惊心动魄！当年他们和他们的战友，在党的指挥下，用自己的鲜血和生命，赢得了一场又一场战斗的胜利，打下了共和国万里江山！而今天，他们已经远去，留给我们的就是这部千古不朽的红色经典绝唱。

《星火燎原全集》共20卷。为充分满足广大读者多方面的阅读需求，我们又在全集基础上编辑出版了这套普及本，按照历史事件、英勇战斗、艰苦卓绝、领袖风范、历史人物、政治工作、机智灵活、官兵关系、军民关系等类别，从全集中遴选出一批故事性强的文章，共11卷，向全社会发行。

《红十八师突围记》卷共收入53篇文章，主要记叙了红军将士们如何在艰难困苦的条件下，顽强生存、战斗的情景。在《九个炊事员》中，作者记述了他的九位炊事员战友，如何在雪山、草地的恶劣环境中，为保障全连生活不惜献出自己宝贵

的生命，最后这九名炊事员全部牺牲在征途上；在《红十八师突围记》中，红六军团的一个师为了掩护大部队而陷入敌人重围，在敌众我寡、弹尽粮绝的围困中，他们凭着顽强斗志和必胜信念，最终杀出重围……

目 录

前言·····	1
难忘的行程 ·····	唐天际 1
艰苦转战·····	杨至成 11
坚持斗争在九龙山 ·····	谭家述 23
野火烧不尽 ·····	刘志坚 28
红十军两次入闽 ·····	缪 敏 33
一位小红军的嘱托 ·····	周琢如 44
党费——鹅卵石 ·····	李炳甲 47
红四方面军妇女连生活片断 ·····	林 江 50
辘重过湘江 ·····	刘浩天 54
友爱·····	黄玉昆 58
老山界·····	陆定一 62
白昼强渡乌江 ·····	杨上堃 67
老木孔突围 ·····	谢步生 71
梅溪阻击战 ·····	吴克华 77

目 录

熬盐迎亲人	孟 瑜	81
翻越夹金山，意外会亲人	杨成武	85
巴郎山上	袁学凯	90
“红军鞋”	江耀辉	99
夹金山上的女战士	侯前进	102
筹粮过草地	李湘涛	105
长征中的一个伤员	周长胜	109
毛主席指示我们过草地	杨成武	114
走出茫茫草地	魏洪亮	120
九个炊事员	谢方祠	126
炊事班长老刘	陈国清	131
牛皮带的故事	肖发文	135
草地里的墓堆	杨国范	138
半斤黄油	熊伯涛	144
忘不掉的“黑子”	朱以武	148
飘动的篝火	朱家胜	152

目 录

半碗青稞麦	吴曙光	156
和掉队战友一起过草地	黄正仁	159
陈排长	齐钉根	167
一截马大肠	张焕美	171
饲养员小李	施玉贵	174
草地和“猛虎子”	谢永胜	177
大金川畔难忘的一夜	付之斗	182
意志战胜了死亡	符碧桂	187
咱班的“王政委”	赵连成	192
留在草地上的战友们	李廷和	197
“不懂事”的红小鬼	余光茂	202
共同前进	刘海清	207
一袋干粮	刘文章	211
红十八师突围记	彭湘臣	215
我们的政委回来了	江 冰	224
我们终于到了查理寺	徐其海	229

目 录

老王同志·····	赵本原	235
吃“草鞋”·····	潘 平	242
草地上最难忘的一个 人 ·····	罗玉棋	245
一碗炒面·····	颜文斌	252
草地上的“宝贝” ·····	张云晓	255
党岭山上·····	吴先恩	260
“我们一定要共同前进！” ·····	赵德文	265
后记·····		275

难忘的行程

唐天际

作者简介：唐天际，出生于1904年，湖南安仁人。1925年参加革命。文中身份为国民革命军第36军营党代表、第20军特务营副连长。新中国成立后任总后勤部副部长。1955年被授予中将军衔。1989年逝世。

一九二七年五月，继上海“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后，长沙又发生马日事变*。不久，武汉国民党政府实施了一系列的反共反人民的措施。记得在军队方面的有“共产党退出国民革命军，政治工作人员不准召开会议和必须受军事指挥人员的指挥”等，这样，共产党员被逼迫退出军队，各处的共产党员和革命群众遭到逮捕、屠杀。

当时我在唐生智部三十六军任营党代表。部队正沿京汉路由河南撤回汉口。我得到消息看情况不好，就连夜趁机逃走。这时，沿线已被反动军队控制，各站都在盘查。

到了广水，天墨黑，盘查的士兵没有发觉我。

我曾在广水铁路工会做过群众工作，认识不少工人。我便打算去工会。路上远远地看见几个工人提着马灯朝车站这边走来。走近时，一位认识我的司机立即招呼我，惊讶地问道：“你还没有走吗？”

“刚从柳林逃到这里，想回汉口，特意来找你们。”

“往南开的都是军用车，恐怕坐不上。”他有些为难地说，其他几个人也都锁紧眉头，面面相觑。我看他们有难色，就说：“那我就走小路吧。”

“那还行？沿路都在查，步行很靠不住，再说，那要走多久呀！”

大家沉默了一会儿，他忽然大悟似的说：“单开车头出去！”

这话顿时提醒其他几个人，都异口同声地说：“对，就这样干！既秘密，又快。”

我激动地说：“太谢谢你们了！”

时间已经是午夜，初夏的夜风还是透凉的。几个人急急地向车站走，都觉得有种神秘的紧张的感觉。“呜——”的一声，车头飞也似的开出了广水。

车头在黑夜的平野上疾驰。我想到，做政治工作的不让带兵，现在被人撵走、受迫害，连性命都难保，心里非常气愤，如果我们掌有兵权，哪有这样容易离开部队的？

快到花园时，车停住了。那位工人同志好像很抱歉似的对我说：“再不能往前开了，午前我们要赶回去。你一路小心吧！”我点点头，跳下车，说了声“谢谢”，就和他们分手了。

我回到汉口，找到组织，诉说逃回的情景。我对陈独秀政治右倾的做法非常不满。真担心国民党右派一旦叛变，我们将处于无力抵抗的危险境地。

这时，国民党反动派在帝国主义的支持下对武汉实行封锁。广东军阀封锁了粤汉路。长江航运被四川军阀杨森封锁。市面上一些资本家及奸商故意罢业，停止贸易。七月十五日，武汉对共产党人和革命群众展开大规模的屠杀。面对着这种局势，我既焦急又气愤，心想，革命非要有武装不可，我一定要拿起枪来战斗。

经刘力劳同志的介绍，我在贺龙部的特务营当副连长。这个连有一百多条驳壳枪。抓住了枪杆子，我心里着实高兴。以后，我怀着极大的热情随部队到南昌，参加了轰轰烈烈的南昌起义。

起义后，部队南下向广东进发。八月六日，最后一批起义部队撤出南昌。卫戍司令彭干臣要我留下，了解一下敌人的情况，并设法与袁州（现为宜春）毛泽东同志带领来参加起义的一千多人取得联系，同时，交给我一封给省委的信件，他们就走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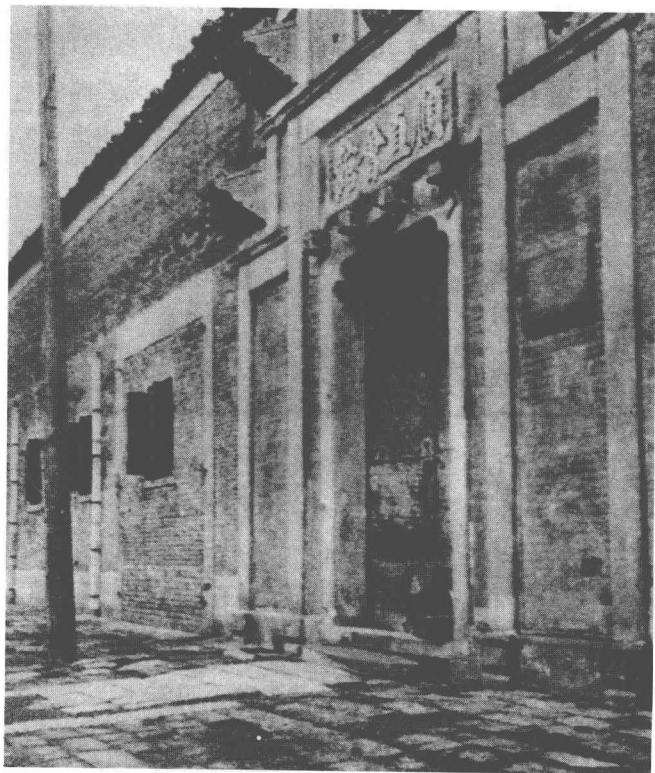
送走他们回来时，已经是深夜一点多，我将亟待处理的事情办完，

东方已渐薄白，鸡啼四遍。我卸去武装带，想眯一会儿，外面就跑进人来，气喘吁吁地说道：“副官长，敌人出来了，省政府被包围了，赶快走吧……”话还没说完，就听见外面“叭——砰”的枪声。我没有料到潜伏的敌人会出来得这样快，就急忙穿上便衣，往大门口走，迎面就碰上敌人持着枪从街上跑来，冲着我问：“喂！里面有人吗？”

“有！”说完我就往街里走，其实里面早就没有自己的人了。

一口气我就跑到西大街光亚瓷器铺。那是一座小店房，我认识店里两个店员。他们是同情共产党的，店里刘老板也见过几面，是个心地善良的中年人。

大家都生怕敌人发觉我。上午，几个人分头出去打听消息，一会儿回来说：“街上已经戒严，在挨户搜查！”我正在思量，老板娘又慌慌张张地跑进来说：“搜到隔壁来了，唐先生，怎么办呢？”这片小店只有一楼一底，要藏是藏不住的。我便往楼上去看看，见一个大座瓶，足有四尺来高。真是急中生智，我把这大座瓶放倒，先将脚伸



起义军战斗旧址——敌南昌卫戍司令部

进去，然后缩进身子，满满地装了一瓶。刘老板急忙把瓶扶起，顺手往瓶口上盖了一顶破草帽。

一阵杂乱的脚步声在楼梯上响起来，接着就听见刘老板陪着笑招呼：“老总，请检查，我们这里没有别人。”

“没有共产党吗？”

“没有，唔，老总！”

敌人的脚步声听得很清楚。忽然，“咯噔咯噔”的皮靴声踱到瓶边来，我顿时全身一阵滚热。谁知，“咯噔咯噔”地又走远了。他们来回地踱着。我心里又紧张，又愤恨。直到听见下楼的声音，我才松了一口气。敌人最后警告了一番才扬长而去。

一连三天紧闭城门，戒严搜查。城内的情况我了解了，该办的事情都办完了，不能久留，便打算出城赶部队，我跟他们商量。店员路不熟，搔着头在想办法。半天，刘老板皱着眉头说：“路是有一条，恐怕你不能走。”我坚决地说：“只要能出城，什么路不能走呢？！”

“从阴沟里爬出去。”

“行！”我就决定这样走。

店员们凑了几块钱给我，又送了我一套衣服。半夜，刘老板便领着我钻进阴沟。

夜黑黝黝的。沟里的污水半尺来深，臭得人恶心。刘老板打着手电，忽明忽灭。两个人都憋着气，半句话也不说，躬着腰一步一步地走着。走了约莫半小时，走到了城墙外了，趁天亮前的一阵昏黑，我们安然地通过了敌人的封锁线。

在离城三十里刘老板的老家吃完饭，我换去一身脏衣服，说了些感激他们帮助的话，就和他告别，向抚州走去。

只我一个人了，去哪里呢？路既不熟，土匪又多，而且周围都是敌人，封锁得很紧。难道革命就失败了吗？不，不可能！海陆丰有我们的队伍，湖南有我们的武装……还有我们的党、我们的同志们！在未死以前，我还是应该想办法找党，找队伍。

空着双手，赤着脚，我不敢走大路，只沿着路旁的田埂走，身上分文没有，饿了就向小摊上要点残食充饥；晚上就露宿在甘蔗地里。汗水干了又湿，湿了又干，浑身都是一股热酸气。这样走了三天。

第四天，我走在一个旷无人烟的大坝子上。太阳已经靠在西山顶了，现出半天晚霞。我还是早上吃了东西，现在肚子里“咕噜咕噜”地直叫。我在小沟里掬了几口凉水喝，继续走，希望能看到一家农户，要点饭吃，在屋檐下蹲一宿，明天就可以到潮阳城。据老乡说，离潮阳城只有三四十里了。

太阳消失在群山的后面，时近黄昏，眼前是一个大湖沼，远远的山，平静的水被落日染得一片通红。转过一垄甘蔗地，见一个五十岁开外的放鸭的老汉正在把鸭群往竹棚里赶，一只小船泊在湖边，船上一个十二三岁的小孩正在淘米。看见他俩，我心里好像有些着落，就在湖边坐下来。等老汉将鸭群拢在竹篱笆内以后，才上前和他打招呼，向他说明我是二十军的，被打散了，想借住一宿。他听我说是二十军贺龙部队的，用善良的眼光上下打量我一番，大概见我还有学生的模样，问道：“你是读书人吧？”

“是呀，在军队里当文书。”我这样回答，既不暴露身份，又合他的臆想。

他点点头：“好嘛，你坐下来歇歇吧。”然后在临时垒的土灶前，一面加柴火，一面又对我说：“现在路很难走呀，土匪很多。”

“不瞒老伯说，我的钱全给抢光了，只剩一个光身人啦！”

他很同情我的遭遇，深深地叹了一口气说道：“这个年头，你是过路人，有钱不要放在身上，埋在地里。在村里找上一家人，把一点钱给他，请他搭救你。等风声好一点，就把地下的钱挖出来，再拿一些谢过他，他就可以送你出去。不这样，你有钱命也难保。”他说得很友善。我相信这是他饱经风霜得来的经验。

饭好了。一只小钵只焖了那么一点饭，他还再三地让我吃，我婉言谢绝了。其实，我饿得头都有些发晕。推让一会儿，他指着一碗锅巴说：

“走了长路，不吃行吗？”我拗不过他的盛情，就吃了几块锅巴。

晚上，三个人睡在船上的一块窄板上，我们又聊起来。他问我：“家里还有老人吗？”我说有。

“你怎么不回去呢？世道这样乱，家里又有老人，还是回家吧！”话里充满老人的慈爱和怜惜。我表示很感谢他善良的劝导。接着，我就慢慢地向他讲：为什么我不回去，为什么穷人总是过苦日子，为什么要革命，只有革命才能过好日子等革命道理。他默默地听着，最后，深情地说道：“你们闹的这革命能成功就好了……”

第二天早晨，当我向他告辞的时候，他从破衣兜里掏出一个小白布包，慢慢地打开，将仅有的十一枚铜圆，攥在手里对我说：“想捉只鸭子给你，你也没法弄来吃，也不好带，这里有点钱，你放在身边吧！”

“不，老伯，留着你自己用，我有办法。”我推辞不肯要，深知老汉有这十一枚铜圆是不容易的。

“你们为穷人奔走，这点钱就算我的心意吧。”再三地推让，我只好收下。双手捧着这十一枚铜圆，我感到它是那么温暖。我望着老人那满是皱纹的慈祥的面庞，没有什么语言能表达我感激的心情，最后说了一句：“老伯，我走了！”转身才走几步，他又唤回我，微颤着手将一顶斗笠戴在我头上：“这顶破斗笠你戴去吧，遮遮太阳，免得人家看出你是外乡人。”我拉着他的手，看着他那满含感情的眼睛，是这样充满着体贴、爱怜。半晌我才说：“老伯，你自己多保重，将来我们会见面的。”他颌首示意。我忍着两眶热泪，默默地离开了。走着，我不时地回头看望，远远地还见他站在田埂上挥手：“一路要小心！”

经过一夜安逸的休息，又充实地吃了顿早饭，迎着东方泛起的血红的朝霞，我迈开快步，直奔潮阳城。

傍晚，我进了潮阳，通身给搜查一遍。街上冷清清的，很多门户都关着或封着。在城里转了一圈，没有遇见熟人。我想部队虽然撤出了汕头，那里总会有人的，但一打听，坐小轮船到汕头却要十二枚铜圆。刚才吃饭花了三枚，钱不够，怎么办呢？走陆路吧，危险性大……正踌躇

不决，见前面一个手执小红旗的铁路工人走来，使我倏然想起广水工人的情形，看看周围人少，就上前向他说：“我是二十军的，现在想离开这里，没有钱，请你帮帮忙。”他听我带有湖南口音，用谨慎的眼光看着我，很为难似的沉默着。我又说了一遍。他指着车站外的栅栏淡淡地说：“你在那里等着我吧。”

叫我在那里等着，从他小心拘谨的神态上看，似乎并没有什么恶意，可又为什么这样寡淡呢？我正在纳闷，见他缓慢地走来了，又轻轻地对我说：“走吧。”领着我往码头走。

到码头上，他又让我等一下。他在一艘开往汕头的汽轮上，和一个工人咬着耳朵简短地说了几句什么。那人“唔唔”地点点头，神秘地看我一眼，接着就把我引上船去，指着舱边的角落说：“就坐在这里吧！”他俩都用同情的眼光向我点点头就走了。我暗暗自忖，他们小心谨慎却满腔热忱，真是令人钦佩感激。在这样的动荡的年月，他们仍能如此热情地帮助我们，可见共产党的影响有多大。

汕头的白色恐怖更为嚣张，到处贴着杀人的告示，反动军官在街上晃来晃去，行人也是惶恐于色。

我夹杂在人群中，走不多一会儿，在一家商店门口，碰到两个我们粮秣处的同志。他们向我使了一个眼色，我会意地跟着。到偏僻的地方时，他俩惊讶地说：

“哎呀，你还在这里？”

“我是刚到的。有什么情况吗？”

“没有。”他俩皱着眉头回答我。

“那我们还是应该去找党的组织！”

三人回到街上转了几趟，午后了，一点头绪都没有，都认为要在这白色恐怖的气氛中找到关系，是不容易的，而且这里也非久留之地，这样我们决计去上海。

他俩凑了点钱买到一张船票，好在人多混杂，三个人便挤上船。当天下午，我们离开了汕头。

日本船查票很严。查票时我钻在货舱底下，给发觉了，受到一顿毒打，还要挨饿。有些同情的人在吃饭时将剩饭藏在衣襟里偷偷地给我。饿一点肚子还不要紧，但帝国主义和他们的走狗的凌辱却使人难以忍受。有一天，查票的人把我捆在船沿的铁栏杆上，让风雨吹打我，让阔佬们嘲笑我。我咬着牙忍受着侮辱，抑制着内心的仇恨，心想：总有一天要算这笔账的！

怀着希望，怀着热忱，来到这十里洋场的上海。

上海，六个月前的“四一二”反革命政变的气焰还没有收敛。“宁可枉杀一千，不可使一人漏网”的“清党”在这里继续恐怖地进行着。这繁华喧闹的都市中，渗透着一股血腥的气味。

在人声鼎沸、车水马龙的大街上，我始终没有遇见一个熟悉的人。三人身上早已没有分文，饥饿又袭击着我们。我正踟躇街头、绞尽脑汁想办法时，突然听见过路人的当中，有湖南口音。这使我想起上海有一个湖南会馆，心里顿时高兴起来。我心想，湖南人住湖南会馆，问题是不大吧，也许能在那里见到熟人，于是就打听到湖南会馆的地址，满怀高兴地奔去。

刚到会馆门口，就见一个肥头阔耳的人正往外走，我定睛一看，原来是个很面熟的人。这人名叫聂荣台，是一个纱厂的经理，也是湖南会馆的董事。北伐军打到武汉时，他曾在汉口请吃饭，我还去了，那时他说过不少恭维革命的话。真是“他乡遇故知”，竟在这里碰上了。而那种绝路逢生的喜悦和冲动使我无暇去考虑这是个什么样的人，就急着上前和他打招呼。还没等我开口，他的脸“刷”地就拉下来了，轻蔑地扫视我们三人一眼，大声嗥叫：“你们都是共产党，这里要杀你们，赶快给我滚开！”

我顿时气得义愤填膺，立即厉声地质问他道：“这里是湖南会馆，难道湖南人不能住吗？你在汉口请我们吃饭、讲的话，你就忘记了吗？”当着会馆人的面，老底子被揭，他瞠目结舌，脖子上的青筋都鼓起来，一扭身，踉跄地爬上一辆黄包车就溜了。